

博
物
典
彙

博物典彙卷之六

史官黃道周參士

子霸

明道程氏論王霸

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運之中而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一

博物典彙 卷六 王霸

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

西山真氏論霸

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其省難於魯，若邾、鄆也。而心則在於規國。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首止葵丘之盟，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滅遂、降鄆、遷陽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

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其於晉國也未嘗能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蓋其力之所至則得以

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城鄩而不果。狄侵衛。又侵鄭。而不能追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帥已見伐矣。若晉文之誦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誇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是名爲勤土。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

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賄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未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爲何如哉。

山堂章氏總論二霸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聖人卽春秋之旨。以定二霸之優劣也。昔者宣王中興伐玁狁。威荆蠻。使之竄伏。荒陲屏氣息。

迹不敢內顧。自平王東遷。周道復衰。時無宣王之明。無古甫方叔之位。是以荆蠻醜類。浸爾眺梁。入蔡伐鄭。侵陳圍宋。讐狼狼戾。所向披靡。幸賴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會盟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氣。是以虛煩不逞。中原少寧。則二霸之功。亦云盛矣。考之經。筆其行事。終始相背馳。請備論之。以伸孔子之說。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於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

敗楚。未幾已致天王於踐土。則與首止之盟與
矣。及惠王卽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
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
功也。至重耳會溫。未幾又盟王人於翟泉。則與
洮之盟又異矣。小白以禮義柔中國。故盟會諸
侯入。然後有陞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
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據有城
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
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陞。以耀其衆。及楚畏

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
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先侵曹衛。及
又執曹伯。畀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
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服楚之功。與小
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
滅弦圍許。滅黃伐徐。連歲侵軼。不少寧止。至重
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
患楚。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之伯也。
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代其國之人臣。

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于函。僖四年執陳轅濤塗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二國終不得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卹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見其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狄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二十

一年衛遷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載在春秋其每相戾如此竊嘗究其心焉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橫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諭其志又況當時楚雖浸強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

也。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
霸後。而楚之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大國。執天
子上公。勝制諸侯。使束身從已。齊魯之君。俛首
帖耳。委命下吏。無復慙色。中國之風。幾爲夷虜
矣。故重耳之興。尚懷仁厚。不奮兵威。則何以折
楚之暴。以懲艾諸侯哉。然則晉文之伯。又不得
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
盟。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固不待較。然而明矣。
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春

秋之作爲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忽傲天子。若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後。卽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所嚴懼。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况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

文質

孔子論文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
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而事
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
敝蕩而不靜黷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
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
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又曰

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
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則人強民未瀆神而
賞爵刑罰窮矣 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
周之道不勝其蔽 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
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太史公論文質

憂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
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
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

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其法。豈不繆哉。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董仲舒論文質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下收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蘇子古史論文質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

生不相義而戚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
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
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
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塤。啜
土鉶。土堦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
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
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
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
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

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醴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漫而不知其所由。據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後齋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

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據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局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

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正朔

三代三正之說

朱子曰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故夏以建寅之月爲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爲正。謂之地統。周以建子之月爲正。謂之天統。孔氏以爲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爲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孔氏爲得之也。

胡氏論春王正月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
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
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
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
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
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邪。則曰行夏之時。作春
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
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
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

以髮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卽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振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出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程子論春王正月

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若。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寔。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彙。聚。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卽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旣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旣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旣非王命。而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卽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卽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卽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

矣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
書王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
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
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
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葉文康論

正朔之改何始乎曰三代以來然也寅爲人正
故夏建寅丑爲地正故商建丑子爲天正故周
建子此三正之說也然夏建寅以寅月爲歲首

商建丑以丑月爲歲首。周建子以子月爲歲首。三代歲首雖不同。而夏時紀月則一也。何以言之。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是商人雖以建丑爲歲首。而其月則稱十二月耳。秦人以建亥爲歲首。漢人因之。而史官紀月曰冬十月。繼以春正月而已。何嘗以歲首建亥而謂之春正月乎。鄭氏註周禮惑於建子之說。乃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果爲正月。則夏正月當爲三月矣。昔孔子作春

秋繁日繁時。必曰春王正月。若依左氏之說。以爲周正月。則是建子月爲春。而夏之二月巳爲夏。夏之五月巳爲秋矣。四時錯亂。尙足爲春秋乎。春王正月。是以夏時紀月也。周人以夏時紀月。未嘗改正月之稱。故聖人欲行夏時。托之春秋。而以正月爲首。以正月爲得人時之正也。且以周禮考之。有曰仲春逆暑。仲冬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夏至日祀方丘。冬至日祀圜丘。朝覲宗遇蒐苗獮狩皆

舉四時以行事。果以建丑爲春正月。則四時皆易矣。太史正歲事以叙事。頒告朔於邦國者。不幾於錯繆乎。馮相氏以冬夏致日。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者。不幾於紊亂乎。

朱子論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夏正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時哉生明。

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亦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王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而無章也。

德運

歷代五德之運

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神農氏以火德王。
○黃帝以土德王。○少昊以金德王。○顓頊以
水德王。○帝嚳以水德王。○帝堯以火德王。○
帝舜以土德王。○夏以金德王。○商以水德王。
○周以木德王。

秦始皇採用齊人鄒衍之論。以爲周得火德。秦
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

炎祥

歷代祥瑞

伏羲有神龍負圖之瑞。炎帝感神龍之生。黃帝受命。有雲瑞寶鬲之祥。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少昊鳳鳥至。堯時甘露降。芝草生。醴泉出。又有蓂莢生於庭。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禹時天雨金三日。亦嘗雨稻。塗山之會。濟河黃龍負舟。

胡氏安國論

河出圖洛出書而入卦畫篇部作春秋成而鳳
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
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
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
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
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
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

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
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
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
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疾愈。啓金縢
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災惑退舍。至於勇
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
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
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
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歷代災異

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上射十日。民皆喜。○商
太戊立。桑穀生於朝。○高宗祭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鳴。○成王初。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公居
東。時太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啓金縢之書曰。冲人不及知。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出郊乃雨。反風。禾盡
起。歲大熟。○幽王時。山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
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承。於是乎有地震。剗國

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是以日月薄蝕而無光。
其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其詩曰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溪谷爲陵。霜降失
節。其詩曰止月繁霜。我心憂傷。此不和之所致
也。至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彗
星三。見夜常星不見。星隕如雨者一。火災十二。
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周道遂不復興。○宋景公
熒惑守心。宋之分也。○史記齊景公彗星見齊

分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不勝弗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曰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百姓怨苦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可勝粟口乎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滅。

諸儒言災異

董仲舒治國推陰陽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焉於是下吏劉向見洪範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證乃集春

秋至春秋災異之說紀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
曰洪範五行傳焦延壽長於言災異。八八六十
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候各有占驗。京
房用之尤精京房以六十律相生之法占陰陽
寒燠風雨。

敬畏

事天之敬

堯典曰欽若昊天。舜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皐陶謨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

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伊
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
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
厥德。克配上帝。令王嗣有令緒。尚鑒茲哉。伊
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誥。命靡常。常厥德。
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
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召誥。嗚呼。皇天上帝。

改厥元子。茲大邦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又曰。天亦哀
予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王敬
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
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
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如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嚴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大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板。凡伯刺厲
王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遊衍。

遇災之敬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桑
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

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修其德。太戎
從之而祥桑枯。○商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
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
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雲漢
仍叔美宣王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
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齊有彗星。齊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

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公說乃止。○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漢董仲舒謂天心仁愛人君，故欲以此止其亂。孔光以爲天右與王者，故

哉異數以譴告之。

法祖之敬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陞厥緒。覆宗絕祀。○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又曰。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周公告成王曰。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成王告康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林氏駟曰。論家學之源流有二。曰祖訓。曰父政。述漢文故事於武帝之朝。讀太宗政要於憲宗之世。此祖訓之所當講明也。惠帝守漢高之約。東肅宗修明帝之故事。此父政之所當遵守也。熙寧天子。有志潤色。安石素不快於仁宗者也。

倡爲祖宗不足法之說。呂惠卿迎合於安石也。立爲一年一變法之說。顧役一行而祖宗之役法壞。保甲一用而祖宗之兵法壞。青苗一興而祖宗之所以愛民者至是盡壞。安石諸人不能述其咎。嗚呼。安得文彥博司馬溫公諸人與之論守法哉。

臨民之敬

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召誥鳴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晷○真氏曰。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召之啓告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之三章。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

言文王也。

抑之之五章曰。視爾友君。

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樂記君子曰。禮

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
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

敬則嚴威。中心斯須。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君子姦聲亂色。不習聰明。淫樂惑禮。不接心術。惰媿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規警箴誠之功

湯之盤銘。

見大學

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受冊

書於太公。惕若戒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

銘曰。

云

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

反一側。亦不可不志。設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鑑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溺於人。不可拯也。鑑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忿。戔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牖銘曰。噫。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板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

後世子孫。○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廟。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據真氏曰。古之所以聚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廟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史。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

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無爲。惟守至正而已。○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行
以四夏。周旋中矩。折旋中規。進則抑之。退則揚
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
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國語衛
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
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
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

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
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職
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已及
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孔子觀於魯廟。有欬
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欬器者。虛則欬。中則正。
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
虛則欬。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
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

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宗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污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戒欲

總論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
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
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真云此戒舜之辭也。下二條亦然。

陶曰。無教逸欲有邦。○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
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
于家。用殄厥世。○太康失邦。昆弟五人。徯于洛

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伊尹作伊訓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咎。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嘏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耆德。比頑童。詩
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
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
厥宗。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
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又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文王甲服。卽康功。山功。徽柔懿恭。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維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

于酒德哉。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
舉觴魯君興避席。捧言曰。昔者帝禹。令儀狄作
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甘酒
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
易牙乃燔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
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
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
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莊王登強臺。
左江而右湖。其樂亡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

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鑄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沉湎之戒

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百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酒誥王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

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
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詩蕩召穆公刺厲王也。其五章曰。旣
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小宛
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
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荒淫之戒

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

答。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詩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弃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真氏曰。宣姜有寵而夷姜繼。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靜女

新臺。二子乘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

中。鶉之奔奔。定之方中。蝮蝥止奔也。衛

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真氏曰。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爲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譏殺子而二

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棄
中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牆
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爲狄
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蝓蝻之詩所
由作也。○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以歸。史蘇告
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我。
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
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
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

焉。姐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
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
於是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
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
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文王。不亦可乎。公以
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妹生卓子。史蘇曰。亂本
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盤遊之戒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飢。乃盤遊無

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窳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
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在帝夷羿。冒于原野。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
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按
真氏曰。此魏降所以規晉侯也。晉悼公好田。故
絳及之。左傳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
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

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奢侈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左傳莊公刺其角。大夫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焉。無乃不可乎。餘詳城隅類。

孝睦

孝親之道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武王其達孝矣乎。○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鵲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

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

原再也。

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

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
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
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
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
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
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
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
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

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四年。李靖擒
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
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
哉。上皇命置酒。交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
爲壽。按真氏曰。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
之耻。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嗟然以功
業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
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耻。僅足
以贖前過而已。況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爲多。

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掩瑕也。

睦族之道

詩皇矣之三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故作棠棣焉。其一章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采芣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角
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駢駢角弓。嗣其反矣。兄弟婚姻
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
效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殤。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
一章曰。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
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傳。

人母。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杖杜刺時也。君不之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有杖之杜。其葉漚漚。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執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按真氏曰其後昭公果爲晉人所弑。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爲諸侯。○左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所

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

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原延子封曰厚。將得衆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
將襲鄭。大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
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段
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
也。○漢孝文初卽位。淮南王長自以爲最親。驕
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
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
法。六年謀反。事覺。廼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

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卽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悉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露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長廼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

曰一尺布尚可縫。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王地耶。廼追謚爲厲王。置園如諸王。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唐

明皇帝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
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
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
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
無自而入。○宋太祖因晉王病亟。親往視之。自
爲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
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
福德非吾所及也。

宗法

蘇子曰欲教民和親其道必始於宗族必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太宗族人宗

之雖百世而宗子歿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
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
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
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
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
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
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
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

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
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
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
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
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
也。○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
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張子
曰。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
蔡氏曰。按古者宗子之法立。一族之人有大宗。

以領之。則人同知曾祖。一族之親。有小宗以領之。則人各知敬祖。冠昏必告。死喪必赴。有喜相慶。而可以久居。於安。有急相調。而可以同處。於危。自秦漢以來。宗法大壞。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喪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致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嗟夫。秦漢以下。天下所以多故而難治者。豈非宗法不立之故與。然考之喪服小記。程張之論。是立宗子。乃古今不易之良法。但患今世不能舉行之耳。尚何有不

可行者哉。夫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天下之疎。以爲親。則勢甚逆。而功甚難。若夫立宗子。則合其所本。同聯其所本親。此非有所難行也。誠使朝廷立爲定制。於元勳世胄之臣。大族巨姓之家。以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爲大宗。領一族之人。以行時祭。其餘以次遞分。爲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領一族之親。以行節祠。使之旣其協力。以

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視其所親。而祭其祖。禰富貴。不得以相攀援。貧賤。不得以遺棄。如此。則同者合。親者聯。親睦之風行。而淳古之俗復矣。

宗譜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程頤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按古者設官以奠繫世。唐以前皆屬於官。宋以後則人家自

爲之。當時有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今世士大夫家亦往往倣而爲之。○周必大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粱則左寒畯。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

侈臨怨則生乎其時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鑒杜譴義府所以陷不辜而無知如宗韜者所以流涕於師父之墓而不耻也。